

第三十二届世界推理小说大奖得主
华人推理小说家**裘小龙**最新力作



外滩花园

〔美〕裘小龙著

匡咏梅译



上海文艺出版社



外滩花园

〔美〕裘小龙著

匡咏梅译



上海文艺出版社

(沪权)图字:09-2004-509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外滩花园/(美)裘小龙著.匡咏梅译.-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5.2
ISBN 7-5321-2798-2

I.外… II.①裘…②匡… III.长篇小说-美国-当代 IV.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4)第129896号

Copyright © [2002 of first Publication of A Loyal Character Dancer in the English language] by Qiu Xiaolong/Soho Press, Inc Printed

All rights reserved including the rights of reproduction in whole or in part in any form
Chinese copyright © [2004 Shanghai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arranged
with Qiu Xiaolong

责任编辑:曹元勇 海力洪

封面设计:王志伟

外滩花园

[美]裘小龙 著

匡咏梅 译

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上海绍兴路74号

电子信箱:eslcm@publicl.sta.net.cn

网址:www.slcm.com

新华书店 经销 上海中华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89×1194 1/32 印张 10.625 插页 2 字数 229,000

2005年2月第1版 2005年2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0,100册

ISBN 7-5321-2798-2/I·2163 定价:20.00元

告读者 如发现本书有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质量科联系

T: 0512-62662100



裘小龙

诗人，诗歌翻译家，小说家，出身于上海。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因翻译T·S·艾略特和美国意象派诗人诗作而闻名。八十年代末，到美国留学，并用英语开始小说创作。现为华盛顿大学中国文学教授。

自2000年起连续推出以中国当代现实生活为背景，以诗人刑侦队长陈超为主角的系列侦破推理小说，其中《红英之死》获得世界推理小说最高荣誉——第三十二届世界推理小说大奖，成为第一位荣获此奖的华人作家。《红英之死》入选纽约《新闻日报》2000年十部最佳小说。

裘小龙侦破推理系列已在世界各地引起广泛反响，美国、法国、意大利、日本、瑞典、丹麦、挪威等国相继翻译出版。

裘小龙侦破推理系列：

- 《红英之死》
- 《外滩花园》
- 《石库门骊歌》

中文版序

裘小龙

我最先为我的小说 A Loyal Character Dancer(直译为《忠字舞者》)所拟的名字是 Bund Park(《外滩花园》)。因为小说最初的情节就是在虚构的 H 市的外滩花园展开的,而这个花园更关系到主人公青年时代的一个转折点。小说一开始时,九十年代初的一个清晨,刑侦队长陈超来到他所热爱的外滩花园:

H 市公安局的刑侦队长陈超,在清晨的薄雾中再次踱向外滩花园。

.....

外滩花园之所以吸引陈队长,除却其风光,还有更多个人的原因。

七十年代早期,陈超高中毕业,等待分配工作期间,不上学,没工作,他就到外滩花园练太极拳。两三个月后,一个浓雾弥漫的早晨,在半心半意地模仿了一个经典太极拳姿势后,他在花园的长椅上偶然发现了一本破旧不堪的英语课本。英语课本是怎么被人丢在椅子上的,他不得而知。有些人为了防潮,一般都喜欢在座位上垫张旧报纸、旧杂志什么的,可很少有人垫课本。随后好几个星期,他一直带着那本英语书去花园,巴望着能找到失主,却始终没人过来认领。于是,某个清晨,在另一个

高难度的太极动作让他倍感气馁后，他在不经意间打开了那本英语书。打那以后，他就放弃了练太极拳，转而在公园里学习英语了。

……

回想起来，陈超的生活充满了阴差阳错，就像那本阴差阳错丢在花园里的书，或是像那些岁月里阴差阳错度过的青年时代。一件事导致另一件事，又导致了另一件事。到最后，结果是什么，他都很难搞清了。因果链条错综复杂，比他闲暇时翻译的西方神秘作家的东西更为扑簌迷离。

四月凉爽的微风中，海关大楼楼顶的大钟传来报时的乐曲声。六点三十分。“文革”期间报时的乐曲是《东方红》。时间像水一样流逝。

不过，主人公的回忆紧接着就被花园中的一个案子打断。小说所呈现的这一幕回忆中的场景，带有反差的意味，也多少与我自己的经历有些关系。

七十年代初的时候，几个同样也病休待配的同学与我一起，曾来到上海的外滩公园学英语。虽然当时的外文书店里没有课本，我们一度用的是手抄本；虽然树荫中听到的是激昂的语录歌，江岸上看到的是带红袖章的工人纠察队员；，虽然我们常十分窘迫，甚至都买不起最便宜的早点，但这里，是属于我们自己的一个公园；在外滩，在书页翻起的阳光和浪花中，似乎出现了新的地平线。与小说中的主人公一样，这段经历在一九七八年的高考中有了意外的结果。一些年后，生活中的阴错阳差不断，自己因此离国去乡，但远在异域，回忆中仍时常出现上海外滩公园中的早晨，更融入远逝岁月的浪漫。

雪泥鸿爪,我为小说取《外滩花园》这样一个书名,私下也有聊作纪念的意思。

不过这个书名给我的英文编辑 Laura 否决了。Laura 有自己的一个理由:外滩(Bund)一词在英文中没有任何在中文中的联想意义,而在德文中却有一层与纳粹有关的外延。她言之有据,我不能固执己见。在另一种语言中从事写作或翻译,要注重的不仅仅是一个词的字面意义(denotation),更要注重其联想意义(connotation)。这可以说是用非母语写作的一种无奈或局限。“外滩”这个中文词,无论在我个人经验层面,或在一般层面上,拥有多么丰富的联想,一旦到了英文的中,顿时消失殆尽。

小说写完后,用新批评派的观点说,就与作者分离开来,俨然自成一有机整体。出版社安排我在十来个城市签名售书,每天捧着一本 *Loyal Character Dancer* (《忠字舞者》),相看两不厌,也慢慢彼此习惯。小说德文版的名字莫名其妙地改成了《红心女子》(这让我想到我女儿正在热看的一部电视剧《红粉女郎》),意大利文的译名还未定,但几乎肯定与“外滩”无关。自然,用读者接受理论来解释,文本的意义本来就是在阅读过程中产生的,花落花开,仅仅因为读者自身的经验而异。所以,我心目中外滩的意义,也只能像维特根斯坦那般“不说”了。

二〇〇年,我应邀要去参加香港国际文学节。香港组委会开始安排有关活动,上海的一家饭店 *M on the Bund* (饭店座落在广东路外滩的转角上,故而取了这样一个名字,在香港的分点名为 *M at the Fringe*),其澳大利亚籍的店主 Michelle,据说是因为读到作品中所写的地域与饮食风情,与香港组委会联系上了。她盛情邀我先来沪举行一场作品研讨会,作

为香港国际文学节的外围活动。于是,这样又转展回到外滩,走入 M on the Bund。夜晚,在饭店的屋顶平台上远望,在霓虹不断变幻的夜色中,首先看见的还就是外滩公园。

在 M on the Bund 的长窗边,我想到了多年前的一个夜晚,也是在外滩,与另一位朋友在一起。后来,我曾在一首诗中写到:

风信子花

在你赤裸的臂腕中怒放,
在霓虹灯的变幻中,就像世界
在我们的诗中——

在那个遥远的晚上,我们从外滩公园走出,在江畔一家破落的小吃店,分享起一碗光面;一个鬓发花白的服务员,在一旁不以为然地摇着头。他不知道,这其实只因为我们囊中羞涩,凑起来仅够一碗面。但是,如果说我真有什么美食经验,那是其中一次。我们筷子挑起的一根面条,仿佛贯穿在刚写成的一首诗中,那一刻,我们深信,我们在语言中拥有整个世界,江上的波浪在身后不断地结束又开始……

依然伫立在 M on the Bund 的长窗边,我还想到又过了一些年的一个夜晚,更经历了多少不再惊讶的分别和重逢,我与那位已在华尔街成功的朋友再度聚会。在纽约的一家旋转餐厅,在烛光摇曳、夜雨绵绵中,我谈起当年外滩的那家小吃店,她摇摇头说什么都不记得了。在她如水似的目光里,我看到的仅是赫德逊河上的波影。

或者,过去曾经有的,现在也已消失,甚至在当时,一切都已经惘然。

有位叫 Robin Visser 的评论者写了一篇文章,指出:“A Loyal Character Dancer 一书是在反高潮中结束的。那位美国女警官匆匆登上飞机,甚至都顾不上转过身来看一眼。在文学中,就像在生活中,抒情的时刻是同样的无比短暂。”确实如此,在小说的结尾部分,应该还可以听到艾略特在“荒原”中那叠句的变奏:“快点儿,快点儿,时间到了。”只是,过去流失了,还在解释的解构或建构中不断获得新的意义。在小说中,主人公仍不甘心地写下一首短诗:

落日熔金,
我们无法从古老的花园里
采撷灿烂的幻想,
来放入相册收藏。
还是得选定自己的剧本,
要不时间就不会原谅。

能说的一切都已说了,
我们其实难以分辨
什么是问题,什么是答案。
使我们忘乎所以的
究竟是舞蹈,
还是舞者翩翩?

悲哀再不感到悲哀。
心,又一次硬了,
再不期待理解的闪亮,
但还是充满了感激:

因为曾与你坐在一起，
当花园中消逝着阳光。

这样一个花园可以是在任何地方；于我，还是在“外滩”。诗行中也说不清楚的答案，或许很难一定说有，或没有。说到底，我在这里度过了那些“灿烂幻想”的岁月，一弦一柱，在这一刻仍然回响，也在我的作品中。于是，在 *M on the Bund* 的那个夜晚，我对朋友说：“我感谢外滩。”于是，当我的中文编辑告诉我，在读了 *A Loyal Character Dancer* 一书后，他想把中译本的书名改成《外滩花园》，我欣然同意了。毕竟，“外滩”对我自己充满了意义。

第一章

H市公安局的刑侦队长陈超，在清晨的薄雾中再次踱向外滩花园。

外滩花园不大，十五英亩左右，所处的位置却使它成为此地人人皆知的地方。花园在外滩北端，前门朝着街对面的国际饭店。外滩花园的出名，尤其得益于花园里那条五颜六色的石板路，石板路既长且弯，高出波光潋艳的宽阔水面些许，位置恰好就在蒙州河与芝江的交汇处，从高处放眼望过去，远处港口往来的船只依稀可见。

前门管理员是个姓吴的女人，头发灰白，胳膊上吊着红袖章。四月的那个早晨，陈超把一张绿色的塑料票子扔进票箱的时候，姓吴的女人冲他打了个哈欠，点点头把他放进去了，陈超和花园里的很多人都混得挺熟。

那天早晨，陈超是很早来到花园的一个。他走到花园的中心地带，那儿杨柳环绕，空气清新，欧洲风格的白色亭台和延伸出去的宽敞游廊，与刚上了新漆的绿色长椅相映成趣。晨光中，露珠在树叶上闪闪发亮，好似无数双亮晶晶的眼睛。

陈超沿着石板路登了一段台阶，边走边呼吸着水边沁人心脾的空气。水鸟在浪花间滑翔翻飞，灰白的光线下，翅膀亮闪闪的，仿佛刚从那半是忘却的梦中飞出来。水面上，芝江和蒙州河的分界线清晰可见。

外滩花园之所以吸引陈队长，除却其风光，还有更多个人的原因。

七十年代早期,陈超高中毕业,等待分配工作期间,不上学,没工作,他就到外滩花园练太极拳。两三个月后,一个浓雾弥漫的早晨,在半心半意地模仿了一个经典太极拳姿势后,他在花园的长椅上偶然发现了一本破旧不堪的英语课本。英语课本是怎么被人丢在椅子上的,他不得而知。有些人为了防潮,一般都喜欢在座位上垫张旧报纸、旧杂志什么的,可很少有人垫课本。随后好几个星期,他一直都带着那本英语书去花园,巴望着能找到失主,却始终没人过来认领。于是,某个清晨,在另一个高难度的太极动作让他备感气馁后,他在不经意间打开了那本英语书。打那以后,他就放弃了练太极拳,转而在花园里学习英语了。

他母亲对他的这种变化颇感担忧。那年头除了毛选,看什么书都被认为是政治感觉不对。身为新儒家学者的父亲却不这么看,他认为儿子在花园里学习大吉大利,和“五行”很配。陈姓五行缺水,只要呆在和与水有关的地方,对他都有好处。很多年后,陈超自己试着去查自己的五行,却找不到陈姓缺水的说法,很可能是父亲当年为了让他学好而刻意杜撰出来的。

“文革”结束前,他一直在花园里坚持晨读。一九七七年,他考上北外。在新生入学的分班考试中,他拿了最高分。四年书读下来就是面临分配,根据从哪来回哪去的原则,他被分配到H市公安局。

回想起来,陈超的生活充满了阴差阳错,就像那本阴差阳错丢在花园里的书,或是像那些岁月里阴差阳错度过的青年时代。一件事导致另一件事,又导致了另一件事。到最后,结果是什么,他都很难搞清了。因果链条错综复杂,比他闲暇时翻译的西方神秘作家的东西更为扑朔迷离。

四月凉爽的微风中，海关大楼楼顶的大钟传来报时的乐曲声：六点三十分。“文革”期间它报时奏响的乐曲是《东方红》。时间像水一样流逝。

这几年，经济改革给 H 市带来了巨大的变化。山南路一带，摩天大楼鳞次栉比，这里曾经是二十世纪初有名的西方公司所在地，也是上世纪五十年代党政机关所在地。现在，一切又重新对西方公司敞开了，这一带被称为中国的华尔街。外滩花园也变了，虽然有些变化他并不喜欢，像花园中的望江亭，一幅后现代的模样，仿佛在清晨的灰色中懒洋洋地看着江面的钢筋水泥怪物。当然，陈超也变了，他从一文不名的学生变成了远近闻名的刑侦队长。

陈超还像从前那样时常到花园里来，无论工作多么繁重，他都设法每星期来一两次。花园离局里很近，走路只需十五分钟。

一个中年人在不远处打着太极，打出一连串的动作，揽雀尾、白鹤亮翅、野马分鬃……陈超心想自己当初要是坚持练下去，不知道今天会变成什么样子。他会成为个太极迷，身着白色丝制练功服，舒袖红扣，满脸祥和地打着太极拳。打拳的这个中年人陈超认识，他是某国营企业的会计，单位濒临破产，但此时此刻，打拳人却能神合着宇宙之气，从容地回转腾挪着。

陈超在老地方坐下。一张绿漆的长椅恰好在一棵巨大的白杨树树下，椅子已经漆过多次，从前印在椅子背上的口号仍然依稀可见。

他从小提包里掏出一本词选，打开牛希济的一首。春山烟敛收，天澹星稀小。残月脸边照，别泪临清晓……清晨读这个太感伤了，他赶紧跳过几行，去看最后两句：记得绿罗裙，处

处怜芳草。

另一种暗合，他思忖着，手指下意识地敲打着椅背。他不久前在外滩花园的一家河滨咖啡馆里还为一个朋友朗读过这两句，可现在，那个朋友已经在绿草地上走得太远太远了。不管怎么说，陈大队长真不该到这儿来，放纵自己沉溺于感伤怀旧中。

他最近成功地破获了一起大案，那个案子牵扯到北方某个重要城市的副市长。破案的成功给他的职业生涯甚至私人生活带来很多意想不到的影响，一直到现在还有身心交瘁的感觉。最近在一封给女友凌的信中，他写道：“古人云：‘人生不如意，十有八九。’无论他主观上多么努力，人不过是命运的偶然产物。”凌没有回信给他，这倒也在他的预料当中。因为那个案子，他们之间的关系已经紧张起来了。

一个穿灰色中山装的人影出现在他面前。来人压低声音，一脸严肃地叫着他的名字。“陈超同志。”

他认识这个人，他叫张红卫，花园的保安员。七十年代的张红卫胸前戴着毛主席像章，在花园里巡查浑身是劲，那架势就像脚底板下安上了铁制弹簧。对陈超手上的英语课本，他也抱以不信任的一瞥。现在，张红卫的头发全掉光了，五十上下的年纪，走路蹒跚的。他还穿着那种老式的灰色中山装，只是这会儿胸前已经没有了毛主席像章。

“陈超同志，麻烦您跟我来一趟。”

他跟着张红卫来到一个角落。角落离花园后门约十五步远，因为被一丛齐平堤岸的常绿植物遮挡了一部分，所以看起来比较隐蔽。一具尸体仰面躺在角落的地上，浑身是伤。尸体旁一摊血迹，堤岸处和尸体所躺处之间也有一串串的红色血点。

陈超队长做梦也不会想到，他会在外滩花园里被人叫去察看一处谋杀现场。

“我是早晨例行检查时偶然发现的，陈队长。我们都知道您早晨经常到这儿来，”张红卫一脸歉意地说，“所以——”

“今天早晨什么时候查的？”

“大约六点钟。花园一开门的时候。”

“昨天晚上什么时候查的？”

“十一点半。关门之前查过几次。花园里已经没人了。”

“所以你肯定——”

他们的话被一阵银铃般的笑声打断了。笑声来自靠近门口处的堤岸。一名年轻女子撑着一把日本阳伞，正在一名年轻男子的镜头下摆好姿势。她坐在堤坝上，上半身后仰，朝水面那边倾斜着。危险的姿势。她双颊飞红，照相机闪了一下，也许是一对正在度蜜月的年轻夫妇，在外滩花园拍照是他们浪漫一天的开始。

“清空花园，上午关门。”陈超皱着眉头下了命令。他在书签背面写下一个号码。“去给这个号码打个电话。叫于光明警官尽快赶到这儿来。”

张红卫急忙走了。陈超开始检查尸体。尸体为男性，四十出头，中等个子，体格健壮，身着价格不菲的白色丝织睡衣，脸上有很深的刀伤，血肉模糊。头盖骨左侧有重击的痕迹，骨头几乎被打碎，很难看出死者生前是什么模样。不过，即便法医不来，有一点也很明显，死者生前应该是被某种沉重的利器砍过不下十几次。凶手所用的凶器应该比刀子厉害，因为死者肩膀上的伤口深及骨头。此外，看死者多处伤口的情形，地上的血迹明显太少了。

死者的丝织睡衣上只有一个口袋，位于睡衣的上方。陈

超摸了摸口袋，里面什么都没有，睡衣的商标也已经不翼而飞。陈超小心翼翼地碰了碰死者血肉模糊的下巴和脖子，那儿已经明显僵硬了，不过，尸体的其他部位还相对柔软。双腿呈现青灰色斑。在陈超手指的压力下，皮肤上深紫色的淤血点有些发白，看样子，死亡时间大约是在四五个小时之前。

他翻开死者的眼睑——一只充满血点的眼睛向上仰视着天空。瞳孔已经散开，反射着白云的影子，角膜处还没有完全浑浊，这更证实了陈超的估计，死者死亡的时间不会太长。

一具尸体怎么会出现在外滩花园里呢？

陈超了解花园的安全管理制度。每天晚上，花园的安全员和退休的义工都会勤勤恳恳地巡视花园，察看各个角落，通过喇叭大声吆喝：“关门的时间到了！请赶快离开！”明晃晃的电筒在快关门前的时间里通常会照到藏在隐蔽角落里的情侣。为此，安全员们还特意向局里打了个报告，要求给晚上的夜查以额外的补贴。H市住房紧张，家里缺乏私人空间，花园便成了年轻人浪漫的好去处。情侣们很容易忘记时间，忘记自己呆的地方是公共场所，所以，这里的安保工作就要做得非常彻底。张红卫他们都非常敬业，关门之前要确保花园已经清空，无人滞留，陈超相信他们能做到这一点。

当然，关门以后，也可能有人会溜进来。翻过花园的墙头并非难事，用不着费多大力气，一个人有可能在这里杀人后逃逸。不过，这个地段通宵都有车辆和过客，在这里下手，肯定会有目击者的报告。现场附近的灌木丛支持了他的这种假定，没有任何搏斗的痕迹，陈超只发现两三根折断的树枝。而且，死者身着丝织睡衣，进一步证明了谋杀时间要更早些，谋杀的地点应该是在一间屋子里。死者的尸体是从某间屋子转移到花园里来的。凶手也许打算把尸体扔到河里，堤岸不算

太高,当晚是大潮,从小船上抛尸也有可能把尸体扔到堤岸上,尸体被抛后滚落在灌木丛中。如此解释,堤岸上的血点也能解释得通。

但是,有些地方还是让陈超迷惑不解,没有人会想到把尸体扔在这里,这里太容易被人发现,凶手不可能不预见到这一点。外滩花园在H市中心,每天有成千上万的人光顾,凶手为什么要把尸体转移到这里来呢?

正想到这里,陈超突然看到那个他熟悉的身影。于光明胸前吊着照相机,大踏步地穿过清晨的薄雾向这边走来。他身材高挑,体形适中,粗犷的脸上有双锐利的眼睛。于光明是陈超的绝佳搭档,两人一起共事多年。国家的新干部政策使受过正规教育的陈超在局里的地位迅速窜红,于光明是惟一一位没有在背后说三道四的同事。破了那个著名女劳模被害的案子后,于光明就一直是他的朋友。

“就是这儿?”于光明说,对他的上司连个好都没问。

“就是这儿。”

于光明开始拍照,每个角度都不放过。他跪在尸体旁拍了几个近镜头,并且仔细认真地察看了尸体上的伤口,然后他变戏法似的从裤兜后面掏出一把尺子,量了量尸体前身的伤口,量好后又把尸体翻过来,量了量后背上的。察看完毕,于光明仰头看着陈超。

“关于他的身分,有什么线索吗?”

“没有。”

“可能是黑帮团伙之间的仇杀。”于光明说。

“你为什么会这么看?”

“你看这些伤口,都是斧伤,有十七八处之多。杀死人是用不着砍这么多下的。砍这么多下,估计有什么特殊的涵义,